

Les Misérables

[法] 雨 果



Les Misérables

Les Misérables

悲惨世界

下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I 565.4

5

[法] 雨 果

悲惨世界 (下)

李玉民 / 译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悲惨世界 / (法)雨果(Hugo, V.)著;李玉民译.

- 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9.8

ISBN 7-5402-1069-9

I. 悲…

II. ①雨… ②李…

III. 长篇小说-法国-近代

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34132 号

责任编辑:洪文雄

悲惨世界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

850 × 1168mm 大 32 开本 35 印张 1150 千字

2001 年 3 月第 2 版 2002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定价:38.00 元

第八卷 坏穷人

一 马吕斯寻觅一个戴帽子姑娘 却遇到一个戴鸭舌帽的男子

夏季和秋季相继过去，冬天来临了。无论白先生还是那姑娘，都没有再步入卢森堡公园。马吕斯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再见到那张温柔可爱的脸蛋儿。他一直寻找，到处寻找，却一无所获。曾几何时，马吕斯还是个满怀激情的梦想者，是个果断、热情而坚定的男子汉，是个头脑构筑一个个未来、大胆向命运的挑战者，是个富有种种雄图、方略、豪情、理想和志愿的有为青年，而现在却成了一条丧家之犬。他极度悲伤，眼前一片黑暗。完了。工作觉得心烦，散步觉得疲惫，独自一人又觉得无聊；曾几何时，广阔的自然还五彩缤纷，充满各种形体、光亮和声音，充满启迪和教育、远景和前途，而现在却向他展示一片空虚，仿佛这一切全都消逝了。

他还一直在思考，舍此也干不了别的事，但是思考中已无乐趣可言了。而思考不断低声向他提出的种种建议，他每次都黯然回答：有什么用呢？

他百般责备自己。为什么我要跟随她呢？当时只要看见她，我就满心欢喜啦！她不时瞧我一眼，难道这不已经很可观了吗？看她那神气是爱我。这不已经足够了吗？我还要怎么样呢？到此为止，不会再有什么。我也太荒唐了。是我的过错，等等，诸如此类的想法。他的心事丝毫没向库费拉克吐露，这是天性使然；可是，库费拉克猜得八九不离十，这也是天性使然。起初，他祝贺马吕斯有了意中人，同时也诧为奇事，后来见马吕斯十分忧伤，就终于对他说：“我看你这家伙简直是个蠢货。嘿，到郊外茅芦去走走吧。”

9月有一天，马吕斯见风和日丽，便打起了精神，让库费拉克、博须埃和格朗太尔拖到索镇舞会，期望也许能在那里找见那姑娘，真是白日做梦！自不待言，他没有见到他寻找的人。“怪事，凡是丢失的女人，都能在这儿找到啊。”格朗太尔独自咕哝道。马吕斯丢下朋友，离开舞会，步行回家去，他孤单一人，又疲倦又焦躁不安，在夜色中眼睛模糊而忧伤，身旁驶过一辆车，满载着从舞会归来的欢乐歌唱的人们，他让这喧嚣和尘土弄得头晕目眩，实在心灰意冷，只好吸着路边核桃树的刺鼻气

味来清醒头脑。

他的生活又恢复旧观，越来越孤独、迷惘而沮丧，完全沉浸在内心的惶惑中，在自己的痛苦中来回徘徊，如同落入陷阱的狼，怀着一片痴情，到处搜寻那不见踪影的姑娘。

还有一次，他遇见一个人，立即产生异样的感觉。当时，他走在残废军人院大道旁边的小街上，迎面碰见一个头戴鸭舌帽、一身工人打扮的男子。马吕斯惊叹那帽下露出的几络白发美得出奇，又注意打量那人，只见他步履迟缓，仿佛忧心忡忡，沉浸在冥思苦索中，说来也怪，他似乎认出那是白先生，同样的头发、同样的身影，只是多了一顶鸭舌帽，走路的姿势也一样，只是显得更加忧伤。可是，为什么换上这身工人装束呢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种乔装打扮意味什么呢？马吕斯十分诧异，等他缓过神儿来，头一个举动就是跟上去，说不定他终于能抓住他寻觅的踪迹呢？总之，应当靠近再瞧瞧那人，解开这个谜。然而，他这个念头来得太迟，那人已经不见了。马吕斯走进一条横巷，未能找见那人。这次相遇，在他脑海里萦绕了数日才消失。他心中暗道：“说到底，那人很可能只是外表相像罢了。”

二 发现

马吕斯一直住在戈尔博老屋，对谁也不留意。

当时那座破房子的住户，也的确只有他和容德雷特一家；他为那家人付了一次房租，但无论同那父亲，同那母亲，还是同那两个女儿，他都没有讲过话。其他房客不是搬走就是死了，或是因拖欠房租而被赶出去。

那年冬季的一天下午，太阳露了一下面，那是2月2日，正是古老的圣烛节，而不讲信义的太阳，却预报了六周的寒冷天气，并引发马蒂厄·朗斯堡^①的灵感，使他写出堪称古典名句的两句诗：

大晴或小晴，
老熊回山洞。

那天，马吕斯从自己的洞里出来。夜幕降临，正是去吃晚饭的时候，唉！还得吃饭，胸怀多少理想激情的人，也有这种弱点啊！

^① 马蒂厄·朗斯堡：17世纪比利时列日城司铎。

他刚跨出门坎，就听见扫地的布贡妈讲出这段令人难忘的独白：“现在，有什么东西便宜？全那么贵。世上只有痛苦便宜；这世上的痛苦，真是一钱不值！”

马吕斯沿着大街，缓步朝城关走去，以便拐上圣雅克街。他低着头，边走边想心事。

在夜雾中，他突然感到被人撞了一下，扭头一看，却是两个衣裙褴褛的年轻姑娘，一个瘦长，一个稍矮，二人气喘吁吁，神色慌张，飞快跑过去，就好像要逃命似的。刚才她们迎面跑来，没有看见他，交叉而过时撞了他一下。在暮色中，马吕斯看见她们脸色苍白，披头散发，戴着破烂不堪的软帽，穿着破成布条的裙子，光着脚。她们边跑边说话。那个高的低声说道：

“冲子^①来了，差点儿把我铐住！”

另一个说：“我一看见他们，就蹊了，蹊啊，蹊啊！”

马吕斯从这种凶恶的黑话中听出，宪兵或市警差一点抓住那两个女孩，两个女孩还是逃脱了。

她们钻到他身后路旁的树木下面，那白色的身影，在黑暗中还依稀可见，过了一会儿才消失。

马吕斯站住望了片刻。

他正要继续往前走，忽见脚下有个灰色的小包，便俯身拾了起来，看似一个信封，里面好像还有纸。

“唔，”他自言自语，“大概是那两个不幸的女孩失落的！”

他掉头往回走，连声呼唤，但没有找见她们，心想她们已经走远，便揣进兜里，前去吃晚饭。

他走到穆夫塔尔街的一条小径上，看见一口儿童棺木，蒙着黑色殓布，架在三把椅子上，由一支蜡烛照亮。暮色中的两个女孩重又浮现在他的脑海。他想到：“可怜的母亲！还有比看见自己的孩子死去更伤心的事，那就是看着他们活受罪。”

继而，这些令他触景伤情的影子，都离开他的头脑里，他重又沉浸在习惯的思虑中，重又想到在卢森堡公园的芳树下，那露天沐浴阳光的爱情和幸福的六个月。

“我的生活变得多么黯淡忧伤！”他心中暗道，“我的眼前总有年轻姑娘出现。不过，从前全是天使，现在全是女鬼。”

① 冲子：黑话中指警察。

三 四面人^①

晚上,他脱衣裳要睡觉时,手触到他在路上拾起放进衣兜里的小纸袋。他早已置于脑后,这时想道,应当打开看看,也许里边有那两个女孩的住址,如果真是她们的东西,不管是谁的,找到线索就好归还给失主。

他打开信封。

信封并没有封住,里面装有四封信;也都没有封上。

每封信上都有姓名地址。

四封信都散发一股烟草的辛辣气味。

第一封信的姓名地址写道:“夫人收,德格吕贝雷侯爵夫人,议会对面广场第……号”。

马吕斯心想,信上很可能查到他要找的线索,况且有信没有封,看一看似无不妥。

信的内容如下:

侯爵夫人:

悲天悯(惻)人之心是更加紧密团结社会的美德。移动您的基督教徒的感情和慈悲的目光,看一看这个不幸(幸)的西斑(班)牙人吧。他忠实于正桶(统)的神圣事业,现(献)出自己的鲜血和全部钱财,以便捍(捍)卫这一事业,结果自己糟(遭)难,如今落到一贫(贫)如洗的地步。夫人是令人敬佩的人,无移(疑)能给予救济(济),以使一个骗(遍)体怜(鳞)伤、受教育有荣誉的军人,在及(极)度困苦中保全生在(存)。侯爵夫人,事先就似(仰)仗您满怀的人道,以及您如此不幸(幸)的国家发生的兴趣。他们的祈祷不会困(徒)劳,而他们的敢(感)机(激)之情永远保留美好的回意(忆)。

夫人,请接受在下的敬意,有此荣幸(幸)的堂·阿尔瓦雷兹,西斑(班)(牙)泡(炮)兵上尉,到法国避难的保王党人,正为祖国奈(奔)波,又因缺少经挤(济)来原(源)而奈(奔)波无法继续。

信上虽署了名,却根本没写地址,马吕斯希望能从第二封信上找

^① 原文为拉丁文。

到。第二封信姓名地址为“夫人收,德·蒙维尔内白(伯)爵夫人,珠宝街九号”。

马吕斯念道:

白(伯)爵夫人:

写信人是一个不幸(幸)的母亲,有六个孩子,最小的才八个月。自从上次分娩(娩)以来,我就一直生病,又被丈夫扔(抛)弃有五个月了,毫无经济(济)来源(源),进入及(极)度贫(贫)困境地。

满怀深深敬意,并一心指望白(伯)爵夫人,有此荣幸(幸)的

妇人巴利扎尔

马吕斯再看第三封,还是求告信。信中写道:

巴布尔若先生,选举人,针织品批发商,圣德尼街和马蹄铁街拐角。

我贸然给您写信,请求您同情(情),给予针(珍)贵的照顾,关心一个刚给法兰西剧院送了剧本的一个文人。那个剧本是历史提(题)材,故事发生在帝国时期的奥维涅。自(至)于风格,我认为是自然的、简练的,可能有点特色。还有四个地方的几个唱段。滑稽(稽)、严肃、出人意料,再加上人物性格多样性,再加上点梁(染)全剧的浪漫(漫)主义色彩,而整个剧情(情)又神秘(秘)地进展,曲折跌宕(宕),几经突变才结束。

我的主要目的,就是要满足逐渐机(激)发本世纪人的种种裕(欲)望,也就是说“时髦(髦)风上(尚)”。这是一种认(任)性古怪的风信旗,几乎总随着新刮的风变化。

尽管有这么多优点,我还是有理由担心,那些享有特权作者又嫉(嫉)妒又自私,让剧院拒绝(绝)采用我的剧本,因为我深知人总要让初出道者吃尽受挫的苦头。

巴布尔若先生,您是文学坐(作)家的贤明的保护人,我久闻大名,因此大胆派我女儿去向您沉(陈)述在这炎(严)冬时节,我们机(饥)寒交迫的苦状。我之所以请求您接受我把这个剧本和今后写的剧本全敬献(献)给您,就是要向您证明我

多么渴望有辛(幸)得到您的庇(庇)护并用您的大名为我坐(作)品增光。如不见气(弃),多少赏我一点,我就立刻着手写一部湿(诗)剧,以表示我的敢(感)机(激)。这部湿(诗)剧,我要尽量写得完美,先成(呈)送给您,然后再编入那部历史剧的开头并般(搬)上舞台。

向巴布尔若先生和夫人志(致)以最深切的敬意。

尚弗洛,文学家

又及:哪怕只给四十苏。

请原谅派小女前去,我不能亲聆(聆)教诲(诲),唉!

说来原因真可怜,衣关(冠)难以见人……

最后,马吕斯又打开第四封信。姓名地址为:“高台阶圣雅克教堂的行善先生。”内容有如下几行文字:

善人:

您若肯劳动大架(驾),陪小女来一趟,就会看到贫(贫)困的灾难场面,我也可以向您出示我的证书。

您看到这些文字,康(慷)慨(慨)的灵魂一定会动恻(恻)隐之心,因为,真正的哲学家总会产生强烈的冲动。

富有同情(情)心的人,您会承认,人到了饥(饥)寒交迫不甚(堪)忍受的地步,为了得到点救济(济),要让当局同意实在是痛苦的事,就好像我们贫(贫)困等救济(济)的时候,连啼饥(饥)号寒和饿死的自由都没有了。命运对一些人残哭(酷)无情(情);而对另一些人却无比康(慷)慨(慨),爱护备至(至)。

我等待大架(驾)位(莅)临,或者您的捐曾(赠),如果您肯行好的话,那么我请您赏面子,真正高上(尚)的人,接受我的敬意,怀此敬意有辛(幸)做您的

十分卑微并

十分恭顺的仆人

P.法邦杜 戏剧艺术家

马吕斯看完四封信,还是不甚了了。

首先,没有一个署名人留下地址。

其次,这些信仿佛出自堂·阿尔瓦雷兹、妇人巴利扎尔、诗人尚弗

落、戏剧艺术家法邦杜这四个不同人之手，然而奇怪的是笔体一模一样。

如果说四封信不是一个人写的，那又怎么解释呢？

此外，还有一点表明这样猜测很贴近，全是同样粗糙发黄的信纸，全是同样的烟草味；尽管写信人明显力求变换笔调，但是同样的错别字却堂而皇之地反复出现，文学家尚弗洛和西班牙上尉，都同样未能避免。

费心猜测这一小小谜团徒劳无益。这东西如果不是拾来的，倒真像是一场捉弄人的把戏。马吕斯太忧伤，即使一个偶然的玩笑也无心凑趣，无心参加仿佛马路要同他玩的游戏。这四封信就好像在嘲笑他，同他捉迷藏。

况且，毫无迹象表明，这些信属于马吕斯在大路上碰见的那两个姑娘。总之，这显然是毫无价值的废纸。

马吕斯又把信装回信封里，整个儿扔到角落里，便上床睡觉了。

约莫早晨七点钟，他刚起床用过早饭，正要开始工作，忽听有人轻轻敲他的房门。

他一无所有，从不锁门取下钥匙，只有少数几次有急活儿才例外。而且，他即使出去，也往往把钥匙留在门上。“有人会偷您东西的。”布贡妈常说。“偷什么？”马吕斯回答。还真言中了，有一天，一双旧靴子被偷走，让布贡妈好不得意。

又敲了一下门，很轻，还像头一次那样。

“请进。”马吕斯说道。

房门打开了。

“有什么事儿，布贡妈？”马吕斯问道，但他眼睛并没有离开桌上的书稿。

回答的却不是布贡妈的声音：“对不起，先生……”

那声音低沉、微弱、硬塞而嘶哑，是个老头子喝烧酒烈酒过量的破嗓子。

马吕斯急忙回过头去，却看见一个少女。

四 贫穷一朵玫瑰花

一个非常年轻的姑娘，半打开房门站住。陋室的天窗正对着房门，惨淡的天光透进来，照到姑娘的脸上，只见她面色苍白，身子羸弱枯瘦，只穿着一件单衣和一条裙子，赤条条的躯体在里边冻得瑟瑟发抖。一

根绳子当作腰带，另一根绳子就当发带；尖突的双肩从衬衣顶出来，肌肤白里透黄，好似淋巴液色，锁骨积了泥垢，双手通红，嘴半张开，黯然无色，里边牙齿不全，两眼无神，又大胆又猥贱，整个形象是个先天不足的少女，而那眼神却像个堕落的老妇人；五十岁和十五岁相混淆，这种人集软弱和可怕于一身，叫人见了不落泪就会不寒而栗。

马吕斯站起来，神情愕然，打量眼前这个人，觉得她酷似穿越他梦境的那个身影。

这个姑娘生来并不丑，却落到这种丑样，叫人见了格外痛心。她幼年时期，模样儿一定还很美。青春的光彩尚在抗拒因堕落和贫困而未老先衰的丑态。残存的美，在这十六岁的脸上奄奄一息，犹如冬天早晨的白日，就要在狰狞的云雾中消失。

这张脸并不完全陌生，马吕斯恍惚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，小姐？”他问道。

姑娘的声音像醉鬼苦役犯：“这是给您的一封信，马吕斯先生。”

她叫出马吕斯的名字，那就无疑是找他来的；然而，这姑娘是谁？她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呢？

她未等主人发话就走进来，毫不迟疑，走进来又扫视整个房间和凌乱的床铺，那泰然自若的神态看着真叫人难受。她光着脚，裙子有大洞，露出长腿和瘦膝盖。她瑟瑟发抖。

她真的拿着一封信，递给马吕斯。

马吕斯拆信封，注意到用来封口的面包糊又宽又厚，还是湿的，信不可能从很远的地方送来。他念道：

可爱的邻居，年轻人！

我知道您为我做的好事，半年前替我付了一季度房钱。年轻人，我为您祝福。我大女儿会告诉您，进（近）两天来，我们四口人，连一快（块）面包也没有，我老半（伴）有病了。如果说我在思想上毫不决（绝）望，也是因为我相信可以指望您康（慷）慨（慨）之心，您看到这种沉（陈）述，一定会有人道之举，并渴望保护我，大肚（度）布失（施）给我一点点恩会（惠）。

我向您致以人类的恩人应得的祟（崇）高的敬意。

容德雷特

又及：我女儿等待您的分（份）付（咐），亲爱的马吕斯先生。

从昨晚起，马吕斯就陷入迷魂阵里，看了这封信，如同地窖里有了烛光，顿时全明白了。

这封信和另外四封信是同一出处：笔迹一样，风格一样，错别字一样，信纸一样，连烟草味儿也一样。

五封信，五个故事，五个名字，五种署名，却只有一个署名者。西班牙上尉堂·阿尔瓦雷斯、不幸的母亲巴利扎尔、诗剧作家尚弗洛、老戏剧家法邦杜，四个人全叫容德雷特，假如容德雷特本人真叫容德雷特的话。

马吕斯住进这栋破房子有好长一段时间了，我们说过，他极少有机会看见，乃至瞥见他那寥寥无几的邻居。他心不在焉，目光也随神思而转移。应当说，在走廊里或楼梯上，他不止一次同容德雷特家人擦肩而过；但在他眼里，那不过是些人影，他根本不注意，因而昨天晚上在大马路撞见容德雷特家姑娘，却没有认出来，那显然是她们姐儿俩，而这一个刚才进屋来，他在厌恶和怜悯中，也只是恍惚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。

现在，他一目了然了，明白他这邻居容德雷特生活艰难，就靠投机取巧，利用行善人的施舍谋生，搞来地址，用假名字给他认为有怜悯心的富人写信，让女儿冒险送去；须知这个当父亲的到了穷途末路，不惜拿女儿冒险，当作赌注，跟命运进行一场赌博。马吕斯还明白一点，从昨天傍晚她们气喘吁吁，仓皇逃窜的情景，从她们讲的黑话来判断，这两个不幸的女孩还可能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；她们堕落到如此地步，全是这一切造成的，她们在人类的现实社会中，既不是孩子，也不是少女，也不是成年妇女，而是贫穷制造出来的又淫荡又纯洁的怪物。

可悲的生灵，无名无姓，无年龄，无性别，也无善恶之分了，走出童年，在这世上就丧失一切，既无自由，无贞操，也无责任。这灵魂，昨天才吐放，今天就枯萎，宛如失落街头的鲜花，沾满了污泥，只等车轮碾碎。

这工夫，马吕斯以惊奇而痛苦的目光注视她，而姑娘则像幽灵一样肆无忌惮，在破屋里走来走去，毫不顾及难以蔽体的衣裙，有时，她那未扣好的破衬衫几乎滑落到腰上。她搬动椅子，弄乱放在五斗柜上的盥洗用具，还摸摸马吕斯的衣服，各个角落都搜索遍了。

“嘿！”她说道，“您还有镜子呢！”

她旁若无人，哼唱闹剧中的唱段、轻佻的小曲，那沙哑的喉音实在惨不忍闻。然而，这种毫无顾忌的行为，却透出一种说不出的窘迫、不安和屈辱的意味。无耻即可耻。

看着她在屋里乱冲乱闯，或者说打转转，就好像见了阳光惊飞或折

了翅膀的小鸟，这场面比什么都惨不忍睹。但是这又能让人感到，如果换一种命运，受了教育，那么，这个少女欢快活泼的举动，倒会给人以温柔可爱的印象。在动物中间，生而为白鸽，绝不会变成白尾海雕。这种情况只有在人类中间才会发生。

马吕斯这样想着，由着她做去。

姑娘走到桌前，说道：“嘿！这些书！”

她那黯淡的眼睛亮了一下，又说道：“我呀，我识字。”

她的声调表达出能炫耀点什么的某种高兴劲儿，任何人听了都不会无动于衷。

她急忙抓起在桌子上摊开的一本书，相当流利地念道：

“……博端将军接到命令，要他率所部旅的五营人马，攻占位于滑铁卢平原正中的乌戈蒙古堡……”

她停下来，说道：“啊！滑铁卢！这我知道。当年在那里打过仗。我父亲参加了。当时我父亲在军队服役。我们一家人不含糊，全是波拿巴派，真的！滑铁卢，就是打英国人。”

她放下书，又拿起笔，嚷道：“我也会写字！”

她蘸了墨水，转身对马吕斯说道：

“您想看一看吗？喏，我来写几个字给您瞧瞧。”

她未等马吕斯回答，就在桌子中央的一张白纸上写了：“冲子来了。”

写罢掷下笔，说道：“没有错别字。您可以瞧一瞧，我和妹妹，我们受过教育。我们从前可不是这个样子，天生并不是……”

她话说半截住了口，无神的眸子盯着马吕斯，继而又哈哈大笑，说了一声：“算啦！”那声调包含了极度恬不知耻所压抑的极度惶恐。

接着，她又开始用欢快的曲调哼唱这段歌词：

我饿呀，爸爸。

没有吃的。

我冷呀，妈妈。

没有穿的。

哆嗦吧，

小洛洛！

啼哭吧，

小雅克！

她刚唱完这一段，又马上嚷道：

“马吕斯先生，您有时去看戏吗？我呀，就常去。我有个小弟弟，他同艺术家交上朋友，时常给我门票。老实说，我不喜欢侧面的条凳座。坐在那儿别扭，不舒服，有时还很挤。那些人身上的味儿也真难闻。”

接着，她一副怪样子，端详马吕斯，对他说：

“马吕斯先生，您知道自己长得很美吗？”

二人同时想到一点上，姑娘微笑起来，马吕斯脸却刷地红了。

她凑上来，一只手搭到马吕斯的肩上。

“您没有注意我，可我认识您，马吕斯先生。我在这儿楼梯上遇见您，还有几回，我到奥斯特利茨那边溜达，看见您走进一个叫马伯夫老爹的家里。您头发乱糟糟的，这样倒是很好看。”

她的声音有意发得十分轻柔，结果只是变得十分轻微，有些字从喉头到嘴唇的路上丢失了。如同在一个缺音的琴键上弹奏。

马吕斯微微往后退一下，以冷淡而严肃的口气说：“小姐，我这儿有一小袋东西，想必是您的，请允许我交还给您。”

说着，他把装有四封信的纸袋递给姑娘。

姑娘拍手嚷道：“我们到处找啊！”

她一把抓过纸袋，边打开边说：

“上帝的上帝！我和妹妹好找啊！哪儿知道让您捡去啦！是在马路上捡的吧？大概是在马路上吧？要知道，我们是跑的时候丢掉的。是我妹妹那死丫头干的蠢事。我们回到家里才发现不见了。我们不想挨打，打也没用，一点儿没用，绝对没用，所以我们回家就说，信全送到了，人家对我们说：‘滚蛋！’这些可怜的信，原来在这儿！您怎么看出来是我们的呢？哦，对啦！是看字体！这么说，昨天傍晚，我们跑过时撞到的是您呀。这也不奇怪。没有看见。我还对妹妹说呢：是位先生吧？我妹妹说：‘我想是位先生！’”

这工夫，她打开了一封寄给“高台阶圣雅克教堂的行善先生”的求告信。

“噢！”她说道，“这封是给去做弥撒的那个老头儿。对了，正是时候，我给他送去，也许他能给我们点儿钱吃饭。”

她又笑起来，补充道：“我们今天要是能吃上饭，您知道算什么吗？就算我们前天的午饭、前天的晚饭，也算昨天的午饭、昨天的晚饭，都留在今天上午一顿吃了。哼！少废话！狗东西，你们还不满意那就饿死！”

马吕斯听了这话，才想起不幸的姑娘来他这儿寻求什么。

他摸摸坎肩兜，什么也没有摸到。

那姑娘还讲个没完，就好像忘了马吕斯在跟前。

“有时，我晚上出去；有时干脆不回家。搬到这儿来之前，那年冬天，我们就躲在桥洞下面。大家紧紧挤在一块，免得冻僵。我小妹妹冻得直哭。水，多么凄凉！我想到投水淹死，可心里嘀咕：不行，那太凉了。我一个人随便乱跑，有时就在沟里睡觉。您知道吗？半夜里，我走在大马路上，看见树木像刀叉，看见漆黑的房子那么高大，就像圣母院的钟楼，在我的想象中，那白墙就是河流，我心里嘀咕：咦！那儿也是水。星星好似彩灯，仿佛冒烟，要被风吹灭，我都看呆了，耳边好像有许多马呼呼喘气；尽管大半夜了，我还听见手摇风琴的声音和纺纱机的声响，是不是我怎么知道？我以为有人向我投石子，我弄不清怎么回事，赶紧逃跑，什么东西都旋转，什么东西都旋转。人没有吃东西，就是这种鬼样子。”

她失态地注视马吕斯。

马吕斯搜索所有衣兜，挖掘好一阵，终于凑了五法郎十六苏，眼下这是他的全部财富。“够今天吃晚饭的就行了，”他心想，“明天再说明天的。”于是，他留下十六苏，将五法郎给那姑娘。

她一把抓起钱币，说道：“嘿，出太阳啦！”

这太阳好像能融化并在她头脑里引起雪崩，她讲出一连串黑话：“五个法郎！亮晶晶的！大头币！在这破洞里！可真邪门！您是个好娃子。我可以把我这老跳掏给您。宝贝儿真棒呀！够两天吃喝的啦！吃肉的穆升啦！吃烩大马尔啦！可劲儿吃啦！穷得好舒服呀！”

她将衬衫拉上肩头，朝马吕斯深施一礼，又亲热地打了个手势，边说边朝门口走去：“您好，先生。说什么没关系。我得去见老人家了。”

她经过五斗柜，发现上面有一块在灰尘里发霉的干面包，就扑过去，抓起来边啃边说：“挺好吃嘛！真硬！要把我的牙硌坏啦！”

说着，她出去了。

五 天赐的窥视孔

五年来，马吕斯一直生活在贫穷、清苦乃至困境中，现在才发觉他根本不了解真正的贫困。真正的贫困，刚才他见到了，就是刚刚从他眼前走过的那个鬼魂，只见识过男人的贫困，其实还不算什么，应当见识一下女人的贫困；只见识过女人的贫困也不算什么，应当见识一下孩子的贫困。

一个男人到了穷途末路，那就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了。他周围那些没有自卫能力的人，也就跟着遭殃！工作、薪金、面包、炉火、勇气、善良，一下子全没有了。外面的阳光仿佛熄灭了，内心精神之光也熄灭；在一片黑暗中，男人遇到处于软弱境地的妇女儿童，便凶暴地逼迫他们去干卑鄙的勾当。

这样，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。围住绝望的壁板又薄又脆，每一面都对着邪恶和犯罪。

健康、青春、荣誉、初长成的肉体圣洁的顾忌、心灵、童贞、廉耻，灵魂的这层护膜，全遭受这种摸索出路的行为所控制和残害，而这种摸索碰到污秽便安于其状。父母、儿女、兄弟、姊妹、男子、妇女、少女，全都聚合混杂，不分性别、亲缘、年龄，也不分卑污和纯洁，几乎像矿物结构层。他们挤作一团，蜷缩在一种命运的破巢里，面面相觑，陷入悲苦凄惶之中。那些不幸的人啊！他们脸色多么惨白！他们多么冷啊！他们好像住在离太阳比我们远的一个地球上。

在马吕斯看来，这姑娘就是从阴间派来的。

她向他宣示了黑暗世界整个丑恶的一面。

马吕斯几乎自责，不敢想入非非，陷入儿女情长，结果时至今日，连邻居都没有瞧一眼。为他们付房租，只是一种机械的举动，人人都做得得到，而他马吕斯，本应做得更好。怎么！他同这些贫苦无告的人，仅有一墙之隔，他们被排斥在世人之外，在黑夜中摸索着生活，他同他们摩肩擦背，可以说是他们所接触的人类链条的最后一环，他听见他们在身边过活，更确切地说苟延残喘，而他却视若未见！隔着墙壁，每日每时他都听见他们走动，来来往往，说话，而他却闻若未闻！他们话语中有呻吟之声，而他却听也不听！他的神思飞往别处，飞向梦想，飞向不可能有的光芒，飞向虚无缥缈的爱情，飞向痴心妄想的情恋；然而有些人，他在耶稣—基督那里论称的兄弟，他在民众间的同胞兄弟，就在他身边奄奄一息！就要白白死去！他甚至也有份儿，造成他们的苦难，加剧了他们的苦难。因为，假如他们换个别的邻居，换一个少些幻想多些关心的邻居，一个好善乐施的普通人，那么显然，他们的穷困就会受到注意，他们苦难的迹象就会被发现，也许他们早就得到救济，脱离困境了。毫无疑问，看上去他们非常无耻，非常下作，非常龌龊，甚至令人憎恶，不过，他们是为数不多摔倒而未完全堕落的人；况且，不幸的人和无耻之徒到了某一点，就混淆起来，只用一个词，一个命里注定的词来称呼：丑类；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？再说，跌落得越深，慈悲不是应当更大吗？

马吕斯跟所有真正诚实的人一样，碰到情况往往自我教育，责己过

严，这次他一边教训自己，一边注视同容德雷特一家的隔壁墙，就好像他那充满怜悯的目光能透过墙壁，去温暖那些穷苦的人。间壁墙很薄，是钉的板条抹了灰泥，正如前所说，对面说话和每人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，只有像马吕斯这样驰心旁骛的人，才一直没有觉察。间壁墙无论容德雷特一边还是马吕斯一边，都没有糊纸，光秃秃看得见粗糙的墙面。马吕斯几乎下意识地察看间壁墙；梦想有时跟思想一样，也能察看，观察，审视。他猛地站起来，刚刚注意到墙上方，靠近天棚有个三角形洞眼，是三个板条构成的空隙，塞空的灰泥已经剥落。登上五斗柜，对着洞就能看见容德雷特的破屋。仁慈的心也好奇，而且应当好奇。这是现成的窥视洞。为了救助而偷看不幸是允许的。马吕斯心想：“瞧瞧这家人的情况，究竟到了什么地步。”

他登上五斗柜，眼睛凑到小洞口，往里观瞧。

六 人兽窟

城市如森林，也有最凶恶最可怕的东西藏匿的洞穴；只不过城市里隐藏的东西凶残、邪恶而短小，也就是说丑恶；森林中隐藏的东西凶残、野性而伟壮，也就是说美观。同为巢穴，但是兽穴胜过人穴，岩洞优于破屋。

马吕斯见到的是一间陋室。

马吕斯贫穷，他的房间也四壁萧然，但是他人穷志不穷，室陋也洁净。然而，此刻他所目睹的破屋恶俗不堪、臭气熏天，又黑暗又肮脏。全部家具只有一把草垫椅子和一张破桌，几个破瓶烂罐，两个屋角各有一张无法描述的破床；全部光线来自挂满蜘蛛网的四块方玻璃天窗，透过来的光线恰好把人脸照成鬼面。墙壁像害了麻疯病，百孔千疮，好似因恶疾破了相的一张脸，上面潮湿渗出黄脓水，还有木炭画的粗俗猥亵的图形。

马吕斯住的房间还是砖铺地面，尽管有些残破；可是，隔壁这屋既没有铺砖，也没有镶地板，人走上面直接踩在原来的灰泥地面，踏得黑糊糊的。地面高低不平，满是永驻的尘土，只有从一个角度看还是处女地，就是从未接触过扫帚；满地都是旧鞋、烂拖鞋和破布片，仿佛撒的满天星斗。屋里还有个壁炉，因而年租多要四十法郎。壁炉上应有尽有：一个炒勺、一个火锅、几块截断的木板、钉子上挂的布片、一只鸟笼、灰烬，甚至还有一点火。两块焦柴在炉膛里凄惨地冒着烟。

这屋显得格外恶俗，还有一个缘故，就是间量很大，有不少凸凹之